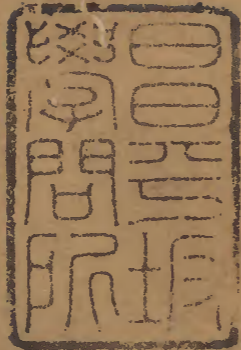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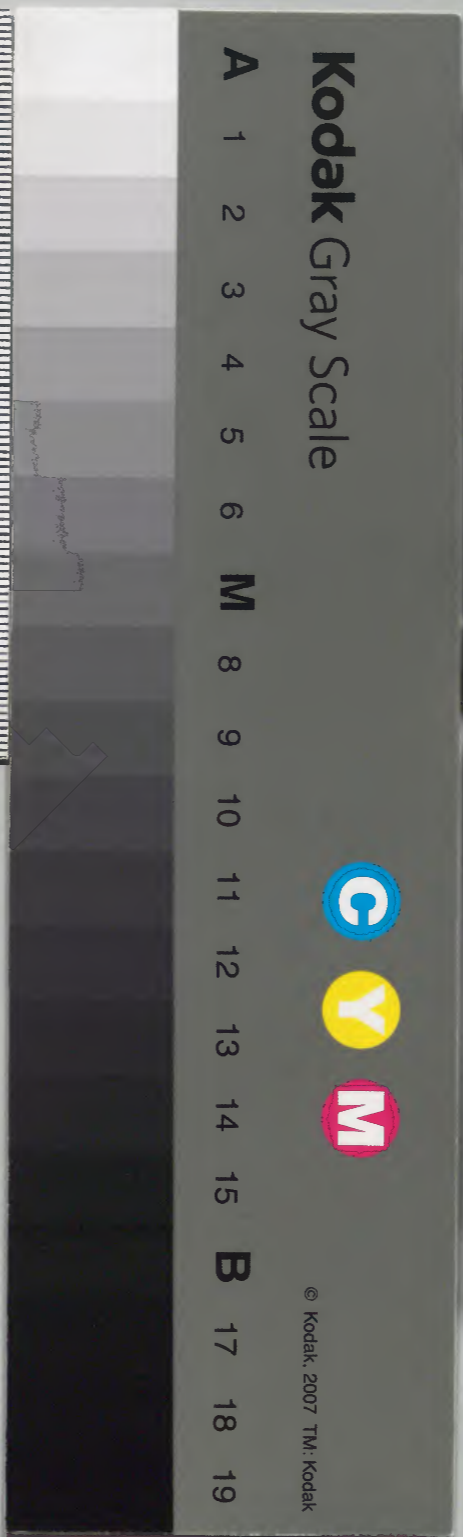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三編七之九



			二	漢
		八	一	書
		九	八	門
六	〇	九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一	漢
五		一	書
函		八	
	五	八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8
冊數	6	(3)
函號	285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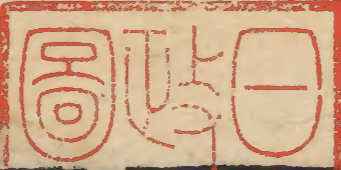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

淺草文庫

起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凡十三年

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等擊兀良哈敗之

兀良哈數寇邊詔發兵四萬擊之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波柳河破廂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顏於三衛大困其後還將復屢擊敗之三衛益怨遂



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卒年八十諡文貞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預機務。秋閏七月復

明英宗正統九年

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叅政宋彰浙江叅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吝湖江按察使軒輓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葉宗留陳湖江等殺福建叅議竺淵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銀尙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萬餘而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尙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勅諸將嚴邊備

也先兇狡桀驁北都皆服屬惟兀良哈未附也先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諸衛劫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鑑以聞帝勅諸將嚴爲備

冬十月朔日食○戊御史李儼於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拷訊戍害甚衆順大通賄賂廷臣莫敢言者

乙丑 十年春二月京師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命舉州縣官

治行卓異者

擢知縣楊瓚王懋等爲知府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於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於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丙寅 十一年春正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夏六月京師地

震有聲○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傾其稅於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尙書王佐請

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
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權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質直廉靜有雅操自楊榮楊士奇卒在閣者皆
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遂用事及是卒諡文定

冬十二月大雨震電

丁卯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於山東

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
西陲至是沙州都督喃哥兄弟乖爭部眾携貳喃哥請
入居肅州已而意中變甘肅總兵官任禮乘其饑窘以
兵迫收之帝命分處其眾於山東自是沙州地為罕東
所併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馬愉卒○冬十一月以宋彰為福

建左布政使

彰交趾人為福建叅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
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抵任後

百計侵漁
民不堪命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三月復遣王驥

征麓川蠻

思機發竊據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
王振意終未謙要合躬入謝不至於是復命驥總督軍
務宮聚為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明年春渡金沙
江至鬼哭山破其十餘柵而思機發終脫去官軍踰孟
養至孟那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驥慮大軍
遠涉餽餉不繼急謀引還時思機發弟思陸復據孟養
驥度賊終不可滅乃立石表金沙江上與思陸約誓曰
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旋師議者咎驥等三征麓川以
驥掩殺冒功主振左右之得不問

夏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
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至天順中乃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河南

一自新鄉漫曹濮抵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一自榮澤經祥符陳留歷睢亳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丁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

京師蝗○罷保舉

宣德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教諭傅璿給事中余忭御史涂謙屢以為言遂罷之

八月沙縣盜鄧茂七作亂遣御史丁瑄捕斬之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福建聚眾為亂會宋彰為虐從賊者益眾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圍延平全閩震動帝遣瑄及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率軍進勦未克復命寧陽侯陳懋等為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叅軍務往討比至瑄已大破賊茂七死眾復擁茂七兄子拒官軍濂以計破禽之會瓦刺構難召懋等還明年春瑄陰致賊黨為間謀誘賊來攻伏兵奮擊指揮劉福追斬之至景泰初餘黨始平

冬十月幸大興隆寺

三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修大興隆寺役軍民萬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

巳巳

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夏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入內閣預機務○六月

旱○熒惑入南斗○謹身等殿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瓦刺分道入寇

初也先索中國財物無不許使來增至三千人復虛張其數以冒廩餼禮部覈實予之入所請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恚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脫不花兀良哈寇遼東阿刺知院冠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也先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叅將吳浩戰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也先戰於陽和俱敗殺監軍太監郭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皆逃匿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鄭瑄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俱不聽遂發京師振及英就道軍中常夜驚出居庸關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尋臣交章請留振益虢怒大將朱勇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鄭瑄日象緯示儆再前不足惜主上係欽天監正彭德清告振日曹鼎日臣了不足惜主上係日倘有此亦天命也學終不聽

八月帝至大同詔班師次土木師潰也先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鄭瑄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及發宣府也先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緩帥師四萬往援全軍俱覆次日土木未留待之去懷來僅二里眾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虜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

不得發也先遣使請和帝詔曹鼎草敕許之虜伴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已亂南大呼四面蹂躪入眾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瀝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鄜莖侍郎曹鼎學士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也先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日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都督郭登謀奪駕入城不果也先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太子深為皇太子

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人心洶洶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侍讀徐程請南遷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尚書胡濙力贊之守議遂定太后命郕王總百官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分遣大臣撫安軍民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倉糧合

官軍自詣關支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輓武臣如石亨
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王深
焉納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郟王攝朝諸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君臣退於是
給事中王絃廷擊順眾隨之爭捶順死朝班大亂衛卒
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
其請眾乃定尋執王山至合縛赴都市磔之振族無少
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王盤百珊瑚高六七
尺者五十株他珍玩無算時山西巡撫朱鑑山東布政
使裴綸並請罷監軍
及鎮守中官不報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彭時人內

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舉也彭時
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九月皇太后命郟王即位赦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王驚讓
再三羣臣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瓦剌還口傳帝旨以
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
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滅浙江福建銀場課○以郭登為

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
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傳藥曰吾誓與此城
存亡不合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絕數百馬
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
下最

南海盜黃蕭養作亂討平之

蕭養以行劫繫獄夜破械出劫軍器局為亂集眾至萬
人進圍廣州總兵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
月不解鄉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為賊殺從賊
者益眾帝遣僉都御史楊信民討之信民至開城門發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

倉廩獎勤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蕭養剋期請
降會信民卒乃止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

冬十月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也先入紫荆關

九月中瓦剌入紫荆關寇易州涑水僉事左能棄關走
敵從容開關去至是也先弟大同王等復入關僉事韓
青提督副都御史孫祥戰死詔宣府遼東總
兵官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皆入援

也先犯京師于謙統諸將擊却之

也先長驅至京師次蘆溝以上皇至土城叛闖喜率
也先邀大臣迎駕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謙力持
不可敵窺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誘敵以萬騎來薄
伏兵起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戰
至彰義門都督高禮毛福壽等擊却之還至土城居民
升屋呼號投磚石擊敵聲動地也先初輕中國既至
相持五日戰不利意稍沮又聞勤王兵且至遂擁上皇
由良鄉西去大掠所過州縣出紫荆關帝以石亨于謙
功大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命昌
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勦畿內餘寇

瓦剌脫不花遣使入貢

時瓦剌君臣鼎立也先專國兵最多脫不花雖為可
汗兵較少阿剌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合衆南
犯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至是可汗遣使
來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修沿邊關隘○以左都督朱謙鎮宣府僉都御史

王竑鎮居庸關

于謙言宣府京師之籬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乞遣重臣
鎮守乃以謙鎮宣府紀廣楊俊輔之竑及夏忠魯瑄守
居庸關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尊賢妃吳氏為皇太后

立皇后汪氏○也先犯寧夏

喜寧勤也先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
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飢且
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也先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
乃止也先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
於河套時入
寧夏為寇

庚午 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瓦刺也

始命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祇給冠帶其後監生郭佑上言農工商賈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賦污吏罷退為民欲掩問黨之耻納粟納草冠帶還鄉前以貪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

郭登敗瓦刺於栲栳山

寇入大同至沙高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藉田○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于巡宣府未幾大同參將許貴奏言也先請和

三月瓦刺復分道入寇

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速變貴居邊疆重任惟怯如此法當誅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夏四月旱○五月總督侍郎侯璉

破貴州蠻

時羣蠻西至龍里東至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不下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一年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之巡按御史黃鏞置疏竹筒中募士人乞授於朝命保定伯梁璉都督方璜會湖廣總督侯璉率師進討璉未至璉檄諸將合兵勦之破八十餘寨平越圍解已復與方璜等破二百餘寨明年春蠻眾縛其酋以降

朱謙敗瓦刺兵於宜府

明景帝景泰元年

瓦刺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將紀廣等力戰却之封謙撫寧伯也先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數以贏師挫其勁騎也先由是氣沮

秋七月也先遣使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報之

也先挾上皇要索皆以喜寧為謀主于謙密令大同守將擒寧戮之又因謀用間也先始有意歸上皇遣使通款至是見中國無豐滋欲和使者類至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憚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讓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先後遣給事中李實右都御史楊善等齎書幣如瓦刺

八月上皇至自瓦刺入居南宮○赦

楊善至瓦刺也先問曰兩家和好久今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為之仰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留之何用貢使受安賜朝廷核實與之所減

及虛數耳也先稱善善因言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幣日不亦美乎也先曰勅書何以死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心也名使自為之若載之勅書是迫於朝命非太師誠心也先大喜遂設宴餞之勅書是迫於朝命非數十里遣其知院率兵衛送而自與眾伏地羅拜慟哭去上皇將抵居庸帝始令禮部具奉迎儀旋傳旨以輿二馬迎於居庸關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言迎駕宜從簡損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襲遂榮為書投高穀言奉迎宜厚引唐肅宗迎上皇故事宗迎後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言肅宗迎後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皇居南宮百官隨入朝謝大赦天下

苗衷罷○以刑部侍郎江淵入內閣預機務○九月御經筵○冬十一月禮部尙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卷之二

都給事中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豆
四干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合
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
有功者必謂吾以捐輸獲此彼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
我軀命等於菽粟其誰不獲體乞自今惟合帶俸不得
任事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授
者悉如凱言

度僧道五萬餘人

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
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士木之變楊洪入援獨石等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
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
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
保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入城遂完

秋八月南京地震 ○ 復午朝 ○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傑陽

宗王徽傑謀逆廢為庶人

徽傑惑家人段友洪都事于利賓等言作偽勅分遣友
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為亂陽宗王
徽傑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傑所執有司以聞
帝廢徽傑徽傑為庶人幽之京師蒙能率苗兵二干至
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苗三萬餘人
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至七年夏方坎禽斬之

立團營

明初京師兵隸五軍都督府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謂
之五軍營兼馬步隊專教陣法已又置三干營掌車輦
旗纛各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趾得火器法置神機營
隊皆步兵各提督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于謙以營
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人分五營團操名
曰五團營其法五千人為一隊有長百人以上者為團
官千人有把總三千五百人為隊有都指揮體統相繼
相識量敵寡多以武臣為之調發謙又請益兵五萬為
營仍各統以武臣為之調發謙又請益兵五萬為營
吉祥節制以選餘軍歸本營訓練名曰老營備居守京
軍之制一變謙號令明審一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
石亨等雖大帥進退賞罰一由謙亨等受成而已

明景帝景泰三年

明景帝景泰三年

一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祭酒蕭鉉入內閣預機務○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

脫脫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為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遂殺脫脫不花收其妻子來獻捷于謙上言也先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圍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初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若概免國計何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刺事○夏五月帝廢故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初帝即位欲易儲而難於後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為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蕭鉉商輅半之以滅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官黃珙以私怨賊其弟思明知府瑯琊滅其家珙懼罪遣使走京師上疏請帝密定大計易建東宮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帝下廷臣會議相顧莫敢言司禮大監與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勿署名無持兩端羣臣皆唯唯議奏上報可即日簡置東宮官廢故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大赦天下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輿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剋期臨幸監運判官楊浩諫止之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銜用監阮浪侍上皇於南宮上皇賜浪金袋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言浪

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之震怒下浪瑤詔獄窮
治之忠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
死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
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
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竟

八月王一寧卒○九月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
御史周文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
詔自今羣臣
遭喪母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龍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
疆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
舉文文得中官王誠助遂入閣二品大臣入
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

十一月朔日食○于謙請解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謙亦每事抒忠盡言無隱出
是不任職者皆怨諸言官相繼彈劾帝破眾議用之謙

性剛遇事有不如意既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洒何
地石亨與謙共事亨縱恣謙每被抑之亨大恚疏辭總
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總督因邊事棘命臣
兼為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為總督使亨不得行其志乞
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不許○自皇上還京
後瓦剌使來貢上皇所亦別有獻於是帝意欲絕瓦剌
不復報使也先數以為請王直金濂胡濙等相繼言絕
之且啟釁使帝下兵部議謙曰臣職司
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乃止

遣使撫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流民

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
畿內山東山西逃民復賦役五年

四年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為國子生

開封教授黃鑾上言納粟拜官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
貢士者也今以浮薄不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奇以
民社是猶驅狼以虎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啖噬得乎章下
戶部議不從尋以胡濙言罷之時戶部以邊儲不足請
合罷退官非職罪者輸米二十石給酒色廉耻不立者
煒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耻不立者

非止賊罪已也賜之誥勅以何為辭若但褒其納粟則

是朝廷誥勅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戶

部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為立已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河

有貞初名程以議南遷為帝所鄙大臣累薦不用遂更

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議推

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有貞至張秋相度水勢條

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乃治渠

起張秋金隄引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

古金隄以固外恃梁山泊而工成賜渠名廣濟自是河

九堰障之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賜渠名廣濟自是河

水北出濟漕阿郵曹濮開田出沮如者百數十萬頃乃

濬曹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後建

入隔於東昌以平水道山東河患少息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春三月命王文巡視江淮水災

初蘇松常鎮四府每糧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以為便後

戶部復徵米合輸淮徐凡二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

石民多破家文

以便宜停之

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十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夏四月朔日食

秋八月令兩京市稅輸鈔

時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輸鈔按月征之商

冬十月也先為阿剌所殺

也先既弒脫脫不花自立為田盛可汗阿剌求為太師

不許且殺其二子

阿剌怒率眾攻也先殺之未幾鞏

子麻兒來復殺阿剌

奪也先母妻并其玉璽求脫脫不花

鞏勢伏熾

鞏勢伏熾

御覽卷之三

明景帝景泰六年

三

乙亥六年春正月雨水水○錄四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詔法司審錄冤獄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朔日食○韃靼遣使入貢○五月帝禱雨南郊○

閏月兩畿湖廣水○秋七月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輟遊宴止興作疏入報聞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黜敬為典史

八月謫大理寺少卿廖莊為驛丞杖殺御史鍾同錮禮部

郎中章綸於獄

前年五月同請復立沂王為太子帝不憚越數日綸亦疏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上皇之臣也請於朔望令節一詣南宮率羣臣朝見延安門以展友于之情又言宜復皇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定天下之大本帝震怒執綸與同並下詔獄至是廖莊復以言沂王事廷杖降謫

丙子

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三月天鼓鳴○夏四月彗星

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殺之綸長繫英宗復辟後始釋綸以為禮部侍郎莊亦復官

見○五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頤朱熹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葬肅孝皇后○兩畿山東河南飢○秋七月以工

人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大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為匠官

冬十二月帝有疾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八

起丁丑明英宗天順元年凡十四年

八年英宗睿皇帝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右都御史徐有貞

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獄

初帝不豫廷臣請立太子不報至是將南郊帝輿疾宿
齋宮召石亨令攝祀事亨見帝病甚退與都督張輓張
軻左都御史楊善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
可邀功賞軻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
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蓋圖之徐元玉元玉有貞字也
亨即夜至有貞家貞大喜曰須合南城知此意軻曰
已陰達之矣辛巳夜詔人復會須合南有貞令軻以備
象亟下口時至矣不可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軻以備
非常為名納兵長安門外亨掌門鑰夜四鼓啟門納之
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入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眾
俯伏講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

日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陞座時百官以帝將
視朝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
鐘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
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
各在事如故羣臣呼萬歲遂命有貞以有都御史復位其
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
奉天殿卽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卽班內執之與
大學士王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改元大赦

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論奪門功封石
亨忠國公張軌太平侯輓文安伯楊善與濟伯進徐有
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
憚數請於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
伯功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洲於鐵嶺衛斤蕭鉉商輅

爲民

初帝自瓦剌還廷臣議奉迎禮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
果還耶也先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駕來耶衆素畏女
不決而罷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至是蕭維禎定讞
奏上以謀逆處極刑文力辨謙實有功曰亨等意如此
爲無名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曰亨等意如此
變謙誓不與俱生常留宿直廬不還私第景帝聞其服
用過薄詔上方製賜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鑄鑰甚
固啟視皆賜物也死之
日陰霾四翳天下冤之

二月廢景泰帝仍爲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如削肅孝皇
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爲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
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

高穀罷○以吏部侍郎李賢入內閣預機務○郕王薨

諡曰戾毀所營壽陵墓金山與歿殤諸王公主墳相屬
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命汪妃殉李賢言不可乃止

三月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夏四月直隸山東饑

遣侍郎周瑄黃仕鶴僉都御史林聰賑之聰屢請發帑
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為聰屢請發帑
耳賢曰有弊勝於無賑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
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鬻
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即成市鬻望陛下
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六月下徐有貞於獄尋竄金齒貶李賢為叅政

有貞為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厭二人
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於帝帝方寵
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於帝帝
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帝田是疑有貞漏洩未幾御史
張鵬等欲糾亨他罪未上給事中王鉉以告亨亨與吉
祥泣訴於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
貞及李賢降有貞廣東叅政賢福建叅政既行有以匿
名書毀斥朝政者亨吉祥奏此有貞怨望所為命追執
誣以謀逆當棄市詔徙金齒為民亨敗乃赦還

以通政司叅議呂原入內閣預機務○禮部侍郎薛瑄致

仕

瑄在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吏部尚書王翱薦之帝亦素知正名欲擢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石亨張軌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
未晚遂命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許彬罷復以李賢入內閣

賢既貶未行王翱奏賢可大用遂復命為吏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入閣石亨權日重軋賢賢深自匿非宣召不
入而帝益親賢嘗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
可示後且幸而成功萬一機事先露不審置陛下何地
帝悟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入閣益感激激思自効會曹吉祥得匿名
書帝令撰榜格購之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

明英宗天順元年

三

三

責兵部好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
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
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
梟林本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何所其
人語塞時吉祥亨恣甚正請帝裁抑帝曰即可以欣意
告二人正因勸吉祥辭兵柄二人謂帝前泣請帝內婉
慰諭之而責正瀛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
欲全上之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承天門災帝
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
激帝怒謫欽州同知既行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陳汝
言所劾速繫詔獄杖戍肅州
憲宗嗣位始召還復修撰

九月以太常卿彭時入內閣預機務

時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
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
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為
振形招魂以葬賜祠曰旌忠

釋建庶人文圭

文圭建文帝少子也成祖幽之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
其無罪久繫釋之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
娶出入文圭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
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二年春正月兵部尙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尙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
門得賄無算事覺下獄籍其家贖數十百萬帝召大臣
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
官未久何多耶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焄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
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
提兵人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
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夏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為左諭德不拜

明英宗天順三年

四

石亨欲引賢者為己重謀於李賢因薦徵與弼授左春

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莽賤士本無高
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
實不堪供職帝曰官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
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
不允遂稱疾篤遣行人送歸賜勅書銀幣有司月給廩
米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錦衣官校事遂呆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
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害每逮一
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
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於是其勢益張

卯巳 三年春二月遣御史及中官採珠廣東○幸太監曹吉祥

宅○夏四月方瑛大破貴州苗

東苗于把猪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四
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于把猪送京師傑之瑛前後討
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
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冬十月詔霜降後錄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公
侯伯審錄重囚謂之朝審

四年春正月石亨及其從子彪伏誅

亨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
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
賄不次遷擢中外將帥多出其門日燕見參預政事所
請或不從即艱然見於辭色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
惟獨斷乃可帝因勅左順門無納總兵官亨從子彪謀
鎮大同屬千戶楊彬等奏保帝察其詐下彪詔獄籍其
家法司劾亨謀不軌遂罷亨朝參由亨得官者悉黜
免遂梟復奏亨怨望乃下獄論斬死獄中彪棄市

夏四月大雨雪○秋七月朔日食○謫工部侍郎翁世資

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
千匹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謫知府增造坐派
自此始

明英宗天順五年

五

八月韃靼李來入寇

李來與毛里孩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不敢出李來直抵雁門至代朔析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

辛巳

五年夏五月殺弋陽王奠璽

遂果誣奠璽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果執如初帝竟賜奠璽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於獄殺之

實居官二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彗星見○秋七月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

鐘討之吉祥欽皆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韃靼降酋善騎射者棗帳下師還畜於家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酋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爲死黨干戶馮益泰間請從上皇於沂州復辟後以吉祥請得不誅因容欽所欽問曰古有官官子弟爲天子者可益曰君家魏武欽所欽問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守法事帝命益曰君家魏武欽所欽問時孫鐘西征李來師未發帝將以庚子復爾始矣謀遂決欽欲於時揮馬亮恐事敗逸帝將居順侯吳瑾瑾趨告鐘鐘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勅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某家殺某斫傷李賢於朝房以果頭示賢曰事泄我召西征軍三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來叫呼門外鐘急召西征軍三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門殺吳瑾天瀚曙其黨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兩如注鐘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孫鐘爲侯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死者不可勝計

韃靼寇河西遣都督馮宗禦之

孫鏗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於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八月字來上書乞和而寇掠如故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冬十一月朔日食

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破兩廣獠

自元年前春大藤峽獠為亂兩廣苗獠起廣西殘燬殆遍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潯梧所向皆捷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廣錦衣衛獄

遂果死指揮同知門達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呂原卒

癸未

七年春二月以陳文為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進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朔日食○秋閏七月復宣宗廢后胡氏位號

孫太后崩錢皇后為帝言胡后賢而見廢其歿也人畏孫太后殮葬不如禮因勸復其位號帝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毀神主俱宜知奉先殿式帝從之

冬十一月下指揮同知袁彬於獄尋釋之

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以脅溫帝足彬嘗中寒帝身歷其背汗浹乃已一年之內視彬如骨肉帝復位擢指揮僉事進同知時門達掌衛事彬恃舊恩不為下達誣以罪逮治之調南京錦衣

八年春正月帝崩遣詔罷宮嬪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卽位○侍講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倫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太斂時綸哀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知縣降雍為浙江叅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之

達亦以結納王綸調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貨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命宦官傳旨授官

帝命宦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

以下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傅貴如旨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如此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厲聲曰如是無子何所規利曰先帝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尊寶彭時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

放宮人

時日黠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曰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洗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

明英宗天順八年

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夏四月朔日食不見○五月葬裕陵○秋七月立皇后吳

氏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已擅寵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貴妃寵冠後宮王如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薛瑄卒

年七十二諡文清瑄初受學於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聞濂洛之傳其學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死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請書錄二十卷皆自言所得學者宗之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威畷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甲乙武學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食入學

酉乙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

雍討廣西徭

守臣奏徭賊殘毀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召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啟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敵言施行

明憲宗成化元年

九

釋謙子冤還家明年八月復冤官遣行人往祭謙墓

帝耕藉田○彗星見○三月帝視國子監○荆襄盜起

荆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國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為亂終元之世不能制明初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既塞林箐蒙昧中巧點者稍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飢民徙入不可禁其為飢寒迫耳奈何即長漢中守臣請誅之英宗曰小民聽撫循不治至是劉通石龍劉長子聚眾數萬掠襄鄧竟因循不為治至是劉通石龍劉長子聚眾數萬掠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明年命朱永白圭討之連敗賊偵知賊巢在萬山豆沙河諸軍分道進擒通於後之漢中賊被圍食盡劉長子縛石龍以降賊少熄破之

夏五月四川盜趙鐸作亂官軍擊斬之○六月奪張瑾楊

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軌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援

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勅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兪都御史吳琛往淮陽內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兪都御史吳琛往淮陽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通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毛里孩寇延綏

虜眾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率所部兵禦之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潛居河套逐逼近西邊河套自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鄉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韓雍破獠於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來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
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眾蟻度號大藤峽登峽巔數
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為朝議用兵編修邱濬上書李賢
亂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者宜兵困賢善之獻於朝詔
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兵困賢善之獻於朝詔
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
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
穴我全師搗之而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乃倍道進長
驅至峽口攻破山南諸巢追躡至九層崖等山用斧斷
藤改名斷藤峽明年四月餘黨攻陷洛容入博白城侵
掠全州臨桂諸境再破之奏請平召輔還封
武靖伯雍進副都御史留兩廣提督軍務

戊丙

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崗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
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諸境分道入破八百
餘寨又大破獠獠懼呼為金牌李
蓋西南苗獠畏懼呼為金牌李

南畿大饑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貶修撰羅倫為福

建市舶提舉

賢喪父合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
還京修撰羅倫詒賢沮之不聽倫上疏諫忤旨黜為福
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曰滯
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後因商輅請乃召倫
還

秋七月番寇洮州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贈太師諡文達賢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常言
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王必生侈心而用之於
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類請賑貸恤邊所薦引年富
軒輓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等皆為名臣

以太常寺少卿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鎮守開原太監

章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章與誚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章
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

亥丁

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御經筵○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夏四月地震

自去年六月至於四月四川地三百七十五震諭所在官吏修省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濬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於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致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多

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叅政一南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梟

子戊

四年春三月禁勲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求涿州

田許之

先是番僧劉實巴乞靜海地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
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一百餘頃皆予之給
事中邱弘等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
民開墾永不科稅爾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予
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
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割
實巴等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壽以太后弟昌禁求涿州
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求聖夫人劉氏求通

明憲宗成化四年

明憲宗成化四年

七

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太后弟周或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劄巴堅參以秘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負才望及奪情居宮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秋八月葬孝莊皇后

初營裕陵李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大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

心為心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領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耐太廟今若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亦非孝其議別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明日夔合諸大臣疏言天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倡言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門外帝命退眾叩頭曰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石城酋滿俊反遣都督劉玉副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巴丹明初率所部來降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得藏匿奸盜會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眾為亂據石城石堡城最險固官軍討之為所敗不數月眾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王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天寒甚士卒頗困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遂禽俊送京師伏誅

明憲宗成化五年

丑己

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曰事請托結諸閣而泰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如嘗白愧無門闕聞則大喜如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禮部侍郎劉定之卒○御經筵○

下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季琮於獄

太后弟周或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閒田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於帝改命韶琮覆視韶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創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帝怒下韶琮韶獄言官爭論救乃釋先是韓雍以憂去賊復熾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命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於閩越災異見於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於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鞏原傑黃琮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浙江河南四川福建奏斥貪殘吏甚衆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飢

明憲宗成化六年

六月朔日食○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郡大水旱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生於西內

皇子即孝宗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宮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鈞治之婢謬報曰病瘡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飽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九

起辛卯明憲宗成化二十七年凡十七年

卯辛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運漕京師軍民互相轉運民運淮徐臨清德州四倉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日支運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請合民運至淮安瓜州兌交運軍給其路用耗米是為兌運至是應天巡撫滕昭變為長運法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日改兌復加渡江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九江蘓杭鈔關○御經筵○冬十月命刑部侍

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浦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於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為皇太子○十二月彗星見於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明年正月乃滅帝避正殿撤樂勅羣臣條時政

見閣臣於文華殿

彗星久見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官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知卿等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不得眾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

辰壬

八年春正月太子祐極卒

萬貴妃害之也

三月預徵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以謀搜套也於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飢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前年安南國王黎灝攻破占城擄其王盤羅茶全至是使臣樂沙來告急命給事中陳俊等資詔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巳癸

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卜列革卒無子王母主國事成化五年以把塔木兒為都督攝王又卒其子罕慎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力自稱速檀乘機襲破哈密城擄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牙蘭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峪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離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經略文等檄罕慎及赤斤罕東也克力諸部集兵進討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飢餓無餘齒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朔日食○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十月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於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滿都魯字羅忽兒加思蘭並入寇王越擊破其孥於紅鹽池

成化初毛里孩兒加思蘭孥羅忽滿都魯相繼寇邊六年後歲常三四入殺掠諸郡人畜輒數百萬邊將擁兵坐視或俟其出而尾之獲所遺老弱輒虛張首級冒陞賞有敗或出征每以地濶事大為解不敢出邊虜患由是日熾至是西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秦州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將兵四千六百餘人從榆林紅兒山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甲午

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制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因設制府於固原詔以越為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雍在粵於鎮守中官黃沁不為禮又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何宜副使張敷皆銜之會柳潯諸蠻陷懷集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許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設銅鼓數十裨將以下繩桺無所假蠻民畏懼冠盜寢稀粵人念雍功為立廟祀

夏閏四月築邊牆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寇屢入犯邊入導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於事為便時尙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土馬屯延緩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

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年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七十九役軍四萬人不過三月而成墻內地悉分屯堡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月移哈密衛於苦峪

李文等引兵至卜隆吉兒川謀報阿力集眾抗拒文等不敢進命罕東赤斤二衛還守本土罕慎及也克力退居苦峪文等亦引還肅州十三年冬合邊臣築苦峪城給米布賜穀種俾罕慎暫理人民於其地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之已

以項忠為兵部尙書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乙未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

四

贈太師諡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

以吏部左侍郎劉珣禮部右侍郎劉吉入內閣預機務

珣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珣性疎直言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爲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并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爲辭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

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棹頌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者卽大通河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接通州與白河合又會衛河入海十里一閘蓄水濟運亦名潞河洪武中廢永樂中修治復承前五年尙書楊鼎入城今水由皇城沙諸泉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龍泉及月兒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諸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濬引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間河隨早滌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

滿都魯亂加恩蘭遣使入朝○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

立子祐棹爲皇太子

時孝肅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什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如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如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毒成疾

以朱英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爲鵬勳英至鎮以
寧靜招撫諸獠獍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於是馬平陽
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衆數萬
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孫世吏
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
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十二月改諡郟戾王爲景皇帝

初荆門州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
社危如髮使非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
鑿貪天功者遂加廟號以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躋祀未稱
典禮望追加廟號以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躋祀未稱
庶子黎淳言昌邑既廢不聞復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
聞復爲漢某王瑤此言有死罪之二誣先帝更始不忠二
陷陛下於不孝此必小事人未嘗介意淳欲獻媚希恩
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後御史楊守隨亦言廟王有功
耶切責之議帝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言廟王有功
社稷請改諡帝下廷議大學士輅極言當復至是乃下
詔曰朕叔劾王踐阼其亂保邦好臣謹構請云帝號先

申丙

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帝尋知枉誣深懷悔恨以次折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
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郟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
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
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屯結如故寇掠南漳內鄉
渭南帝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
者九十萬通餘黨亦以次就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
爲憂祭酒周洪謨上言東晉時盧山之民流復聚朝廷以
僑置松滋縣於荆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片僑置
南雍州於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荆州南雍遂隸襄陽今
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
賓善其說聞於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編歷山溪宣
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三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
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須梗不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
輕則定田賦民大脫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鄭縣去府
治遠山林深阻狎有盜賊難遙制乃拓其城置府曰鄭
陽設湖廣行都司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卽擢道宏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

六

陽寺少卿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踰年卒部民爲

秋七月黑青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皆
迷徧城驚擾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
帝於禁中祭告天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給太監章寒舍私入大內事發伏
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給
事萬貴如昭德宮遷御馬監爲人便點帝因合易服將
校尉一二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
歡

西丁 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南京大雷雨
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合宦官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領之
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
領緹騎倍載私鹽武城直能摘奸之益幸直折其齒射
還人以百艘載以聞帝謂直能摘奸之益幸直折其齒射
一戶直廉得爲心腹屢與直能摘奸之益幸直折其齒射
百戶直廉得爲心腹屢與直能摘奸之益幸直折其齒射
置重法北河大擾是年夏大羅列民間鬪詈自諸王府
下委聽斷於直又寄耳目於羣小擅作威福賊虐善
良事且曹欽之變由是亂爲益則成可爲明年何以帖
無事大且曹欽之變由是亂爲益則成可爲明年何以帖
不亟正夫不其職商賈不於途疏廢民不安於業若
遽危天下誰主此危未可知也帝得恩覃昌至閣詰責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
日以械數人南大京祖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
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去天擅收捕留守大臣諸
心一帝意爲不朝廷除害無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諸
卿劾之意爲不朝廷除害無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諸
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直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
御史戴縉者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

直功德遂詔
復開西殿

夏六月斥兵部尙書項忠爲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

初忠倡九卿劾直既爲奏合郎中姚璧持詣尙書署名先諸吏部尹旻却曰奏出項尙書兵部宜爲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旻既署各卽遣報直直啣之構忠下獄斥爲民直又詔輅納指揮楊聘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合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於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尙書張文質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尙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戌

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有老奄覃吉者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急手孝經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汪直行遼東邊

前年冬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胃功激變命馬文升往安撫垂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日馳數百里筆捷守令各邊都御史服褻韃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厨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馬文升不爲禮直再下合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心益不喜日夜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遷榮澤縣城於河北以避水患

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爲太常寺丞

己亥

改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賊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
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改省賦吏不宜用帝為改
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甚許密封奏請改省因與梁芳
等表裏為奸
于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於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
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

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鞞於威寧海子破之

虜潛渡河入靖虜詔以朱永為平虜將軍汪直監軍越
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
循塞垣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
鎮兵二萬分數道進值風雪晦冥掩擊破之斬首四百
餘級獲馬駝牛羊六
干論功封越威寧伯

十七年夏四月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
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

丑辛

子庚

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
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者倍於熱審於
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齋勅張益三法司左右坐御史
郎中以下捧贖立者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
重俱視中官
意不敢忤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

常卿

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侂優三日於帝前為醉者嫚罵狀人言
罵至嫚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日吾將兵仗此應
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錢趨帝前日笑稍稍寤會東廠尚
問何賊日王越陳錢也帝欣然而笑稍稍寤會東廠尚
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浪
禁中秘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前
年冬直越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錢居兵部代
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
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尋
罷陳錢調王越鎮延緩降汪直南京御馬監

寅壬

夏四月罕慎復哈密城

罕慎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紆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遁乘勢連復入城遂還右故上帝喜進罕慎左都督

六月韃靼寇延綏擊敗之

亦思馬因寇延綏指揮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巡撫何喬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於天窠梁中甯千戶白道山敗之於木瓜園總兵官許寧敗之於三里塔參將董昇等敗之於黑石崖時寇扼於邊牆不得出遂大芻

秋八月大水

衛漳滹沱並溢河南霪雨自六月至於是月浚死數萬人

癸卯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歛兵守而遣別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趨戰使眾哭於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鏗等營城外寇以十餘

人為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璽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

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未減奪越誥券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並斥右都御史戴縉為民韋瑛亦坐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

秋九月召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乞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激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歸自是屢薦不起

旌表僧繼曉母朱氏

繼曉以祕術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為法事建太永昌寺於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帑數十萬其母朱氏木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覆遠旌其門

辰甲

二十年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宣慰使

孟密雲南上木邦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樸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樸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分掠鄰境遣使進金寶乞別立孟密木邦安撫司下內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翊劉吉曰孟密木邦叛屬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士官誰不戒珙對曰何以不從則當伐之往口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珙對曰何以不為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勅鄰境士官合兵蹙之彼奚能為事遂寢其後邊大臣上言曩罕弄將外結交趾連兵脅諸部萬安等請遣大臣往撫遂命副都御史程宗祚受安撫司以思柄為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本邦地二十七年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旱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朔日食

巳乙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星隕有聲詔羣臣陳闕失

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於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幸于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藩郡總領邊疆援引檢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賂殺人者見原償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與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嚴加省汰無合于總則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黃綠內臣則不得進進亦不安以財買官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張瑩大理卿田景賜南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尚書張瑩大理卿田景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警而天意可回矣惟陛下嚴加省汰無合于總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千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為誕

御製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

七

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蓋罷傳奉官毋合汚玷朝列則
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殺迄無寧工京營將
士不復遺力如國師不繼曉假術私中外切齒願陛下
內措資財外惜人力規利率假進奉為名或錄一役不煩
而一天意可回矣奸民規利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
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
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荏苒可慮
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可慮
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飢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
可回矣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
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官五
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
瑀御史汪奎主事張吉南京員外郎彭綱等言尤愷直
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論尹旻出俊瑀等且書
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取遠惡地未幾俊瑀等相
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致省
常恩等仍復官有寵愈甚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
金七幣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芳曰建頭靈官

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
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司
禮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擇斥居鳳陽會泰
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諱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
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飢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
泰民飢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
擢禮部右侍郎明年以尹旻黨斥為民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劉珣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珣與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互
相傾軋珣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刑部員外郎
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珣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
道亂攻欲動搖東宮珣密疏諫帝皆不悅珣常斥安負
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珣密疏諫帝皆不悅珣常斥安負
邀珣同奏珣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許珣與直有
連帝疑未發安又使人為劉公子鑲也帝怒遣中官持
院本奏之劉公子謂珣子為劉公子鑲也帝怒遣中官持
一函詣閣乃入許珣書安等伴驚救且
言當令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珣乞休去

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十二月以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華大學士時族弟也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人閣明年逐尹旻羅璟人皆望而畏之踰年得風疾去

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

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上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傅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

選臨海人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獨長揖不拜久之歷廣東左右布政市船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人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番禺合高瑤沒入眷通番資巨萬選移檄獎諭且聞於朝眷恨甚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勘之眷賄選所黜吏張聚合誣証聚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

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聽訟播州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屬為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為之輝死友誣愛謀逆聞於朝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竟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官二人面質真偽無令驚疑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安置他府斬張淵播州遂安

以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直官南京入年鬱鬱不得志以李孜省力召為兵部侍郎至是取中旨入閣

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擬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中官錢能汪直梁芳韋輿輩科斂民財傾竭府庫假以貢獻皆由妃主之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墮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掉輟

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三

未丁

丙午

朝七日諡曰恭肅
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
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秋八月帝崩○九月太子祐樞即位○太監梁芳都督萬

喜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戚
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第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
使孜省常恩下
芝等戍陝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綱指揮僉
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
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
人並追詔勒印仗遣歸本土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

先是孝穆太后薨內庭籍籍指萬貴妃帝即位魚安承
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諡遷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逮萬
氏親下錦衣衛鞠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
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撰旨寢之帝仁厚
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西宮
時吳后往來保抱謹帝命尚膳如太后禮

萬安罷

帝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
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
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文貴交章列安罪狀復
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
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
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復用

追諡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以禮部侍郎徐溥入內閣

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天保甫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安者輒薦恕司禮
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尹直罷以劉健為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逮梁芳李
孜省等下獄十二月孜省死於獄

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罪大
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榜掠死常恩王之尋復遇
赦仍徙邊

葬茂陵

